

# 七十二家村

□ 杨海蒂

到过苏州多次，却是第一次来太仓。从北京过来，太仓是“上海下一站”，从太仓回京，“下一站上海”。苏州下辖地太仓市，距上海仅半小时车程，离苏州反倒更远。

太，从“大”演变而来，极、最之意，可见太仓“仓廩实”到什么程度。苏州繁华，宋时已然，元时更盛，终成“人间天堂”之誉。这份富庶，在明初化为惊人的数字：苏州一府，负担了全国十分之一的税赋；而太仓一县，又为苏州分担了其中的一成。经济的繁荣，人口的增长，加上元初运河堵塞，朝廷决定从海道南粮北运。富甲天下的太仓，有刘家港（现名太仓港）“居大海之滨，控三江之口，西翼吴会，南蔽松郡”，且“潮汐汹涌，可容万斛之舟”，天选为漕运和海运的始发港和集结地，得“六国码头”“天下第一码头”之美誉。这里也是被誉为“东方马可·波罗”的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的船队远航起锚地之一，成就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传奇。

“城在田中，园在城中”的

太仓，有两千多条大小河道，最著名的河流为浏河。浏河枕江临海，自古为海防江防要塞和兵家必争之地。明代，浏河口北岸筑“刘河堡”，以抵御倭寇侵犯；清初，浏河口南岸又筑炮台；“民国”时期修建的江防碉堡，仅在戚继光阅兵台周边方圆5公里内就留存着17个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第一枪就是在浏河打响；20世纪60年代，浏河镇作为大上海的战略屏障，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在江防要塞浏河建造了一座碉堡，是如今的七十二家地堡教育基地；20世纪70年代，解放军驻军部队官兵指导东海女民兵训练……凡此种种，彰显出浏河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浏河口的七十二家村，始建于明代，因修筑海塘的72户连成一片的原住民而得名，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，美得如诗如画。在这个距离上海最近的太仓村落，在这个民宅与（上海的）高楼毗邻的古村，竟然触目皆是金黄的稻田！多少年了，这么大面积的稻田，这种金秋丰收的景象，只

存在于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七十二家村东临长江入海口，拥有得天独厚的“江尾海头”地理位置。漫步于“长江最美江堤”，驻足于长江水面最宽阔处，目光顺着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，隐隐约约看到浩渺水域中的崇明岛。远眺长江与东海交汇处，几艘驳船与拖轮正缓缓前行。

看到文艺青年模样的游客纷纷在一座“招牌”旁留影，我凑上前去。原来，江边立了一块碑，上书“江风阵阵，涛声隐隐”。这句话来自余秋雨先生《霜冷长河》中对七十二家村的刻画：“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，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，往东不远，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，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；往西不远，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。江风阵阵，涛声隐隐……”此处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，七十二家村已构建出集“稻田、果林、花海、湿地、芦苇荡、水杉林”于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，成为长江流域难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本。周末和节假日，周边

的江浙人，尤其是上海人，若想逃离城市的喧嚣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往往首选七十二家村生态游。

坐上“江海号”小火车，晃晃悠悠穿过稻田、花海、果林、芦苇荡，穿越民居、古镇、河岸、江堤，闻花香、听鸟鸣、观浪涛、看云飞，仿佛抵达了绘本里的童话世界。

跳下小火车，竟然看到“上海三联书店”，有些惊喜，有些惊奇。到底是江南繁华地啊，一个村庄就能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。原来，这是七十二家村联合上海三联书店打造的“稻田阅读”特色书店，其造型匠心独具，

取“海浪+稻浪”之形，寓“风物满仓”之意。屋顶是阶梯式座椅，我们围坐于此，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。端着店里的手作咖啡，我在一排排书架前转悠，发现有两本拙作《走在天地间》，开心地喊了起来，正想买下作纪念，被同行的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景平先生捷足先登，他自留一本，另一本送给俊姑娘。

江畔看海，田边读书。七十二家村真是与众不同。

与杨家宅相遇，给了我另一份惊喜。这个七十二家村的“村中村”，家家白墙黛瓦，户户树环水绕，村民皆姓杨——追根问

底，与我祖辈确有渊源。

日暮时分，炊烟向晚，七十二家村犹如一支田园牧歌；夜色降临，七十二家村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上海三联书店灯火璀璨，通体发光。

新时代，七十二家村有了新名称：七十二家理想村。既有江海之雄，亦有南国之秀；既有文化之盛，犹有工事之威；既有历史之深，也有生态之优；既有自然之境，还有城市之便；既有田园之美，又有时尚之新……美好如斯的七十二家村，的确是人们理想的出游地和向往的安居地，它已经留下了我的心。[\[插图\]](#)

（杨海蒂，作家）



“稻田阅读”特色书店